

當代實臣第一人

張治中的「擦鞋」神功

● 唐柱國

編者按：「張治中」這個名字，在台灣長大的人或多或少知道，大陸來台人士則多耳熟。他在國民政府體系之內，以三呼「蔣夫人萬歲」（當年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夫人蔣宋美齡女士）而揚名。但他一生究竟何所依恃而逢兇化吉，無往不利？則沒有幾個人說得清楚。特別是張某吃完了國民黨吃共產黨，最後還能壽終正寢，這道理何在？更少人知曉。唐柱國教授本文，深刻揭示了個中秘密。特為鄭重推薦，值得讀者細讀。

張治中的「擦鞋」神功

自古以來，在朝代轉接的關口，莫不有颯爾棄故投新的貳臣。廿五史中，有的還特別開設「貳臣傳」，以示這批特別人物與任何其他他人等有

別。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於卅八年底播遷臺北，憲法依舊，法統無損，但中共政權於是年十月一日在北平建立，一個中國有了兩個互不承認的政府。由於當時勝負分明，因而也有了產生貳臣的政治氣候、條件，於是若干曾在中華民國體系中官尊爵顯，在蔣介石總統跟前媚行競逐多年的政客，也就做了大大小小的新洪承疇。這批紅朝貳臣的「頭羊」，是張治中。除張之外，並無第二人有同等斤兩，他的這個「歷史地位」，確實是很牢靠的。

搏新主一笑的功力最高

貳臣絕不是好幹，也不是人人幹得了的。他們在「下水」時，個個打著「棄暗投明」的煌煌大旗，為「搖身一變」製造輿論。這些角色一般是在踏上「明」船之時，把自己沉潛其中，努力營謀了若干年的「暗」，罵得一無是處，以搏新主一笑；同時挖空肝腸為所謂「明」鼓唱讚歌，藉討垂青。

可是，從這個角度入手的，任你打開得再好，終究只是第二流手段，跟擦鞋副官長起家的張

治中那種爐火純青、切中肯綮的功力一比，高低就顯現出來了。

任副官長甘之如飴

張治中文字白，安徽巢縣人，保定軍校三期畢業。據他死後由他的秘書為他整理出版的傳記，張家家境不惡，進軍校之前讀過多年私塾，並在地方上小有才名。這些可能都不假的。民國十三年，保定軍校的校友蔣介石先生在國民革命的洪潮中崛起，受命創辦黃埔軍校，向全國網羅軍事人才為輔弼。保定軍校是民國初年最正規也辦得最好的軍校，畢業生的身價當然不凡，各地實力軍人對他們無不爭相羅致。張治中就在這樣的情況下，進入了黃埔體系。

蔣介石雖然是標準的軍人出身，但卻是極具政治頭腦、極精明而好學深思的。張治中前來軍校就聘，蔣介石給張的職務，竟是副官長，真是適才適所，用人者堪稱慧眼獨具。在當時的風氣，科班出身的軍人，無不以帶兵為第一選擇，連講武堂出身的葉劍英，都是教官，最沒出息的才走副官路子，但張治中對於這個職務，甘之如飴

，他大概是自付，他循這條路往上爬，可省很多勁和麻煩。

因緣際會扶搖直上

副官的責任，就是將主官侍候得舒服。在革命高潮時期做主官的，無不具有英雄氣質，金戈鐵馬之餘，有人在駕前低三下四，阿諛奉承，當然感覺受用。時年不過卅有七的蔣介石校長，恐也不會免俗，於是張治中在黃埔得展副官長才。到北伐開始，蔣校長晉任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黃埔軍校的副官長張治中也就水漲船高，成了總司令部的副官處長，也是穿長統皮馬靴，戴金板領章的將軍階級了。

做大副官的，理當是人前、人後兩副嘴臉。「人後」只與主官相對，一切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，任他怎樣肉麻捧拍，也就無傷大雅；人前總得為本身維持三分人格，不好過分難看，這不僅是本身尊嚴所繫，也攸關主官令德。可是這位總司令跟前的張副官處長不然，他一切豁得出去。據張的保定軍校同期同學，當時的國民革命軍代總參謀長白崇禧將軍親見，汀泗橋之役結束，蔣總司令於巡視戰場後，在火車站前集中參戰的連以上部隊長訓話勗勉，張副官處長治中竟在進行之中，突然趨前單腳下跪於蔣總司令跟前，掏出一方手帕，為總司令擦抹軍靴上的血跡。這個動作在眾目睽睽下進行，大家雖不敢當場訕笑，但事後那效應就出來了，「擦鞋」一詞不脛而走，軍中有好多年不用「拍馬屁」這個詞，對某種令人肉麻的動作，逕名之曰「擦鞋」。

善「擦鞋」者未必善將兵

「擦鞋」擦不擦得出所以然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到了北伐中期，張治中竟得外放，當起獨當一面的帶兵官來。當然，若說張某得擁兵權的唯一因素是善「擦」，也就有欠公平；那時革命勢力發展一日千里，投誠、附義的部隊每天不斷，保定出身又有處長資歷的張治中，被派出去將為數不多的兵，也就未逾情理。但「擦鞋」發生引火索般的效應，也是不爭的事實。問題是善「擦鞋」者未必善將兵，張治中很快就出了大彩，他第一次統帶的部隊，在徐州附近，竟被敵人打散了。

依當時的革命軍紀，部隊潰散，主官必死無疑。但是張治中畢竟是張治中，他的不同凡響之處，在這個必死的地方而能不死，就顯現出來了。他在蔣總司令乘火車抵達徐州車站時，跟一批高級軍官前往迎接，其他的人包括何應欽將軍在內，無不站得筆直，只有張某用白布將自己綁了，跪在第一排中，這一手果然收了大效，蔣總司令見狀而心有不忍，當場下手諭：「張員尚屬知恥，記槍斃一次！」這張條子何應欽、白崇禧等大將軍都曾看到。最近大溪檔案快要開放，不知是否能在其中找出來。

記槍斃一次官越做越大

儘管「記槍斃一次」，張治中的仕途似未受任何影響，他在國民政府體系內，還是官越做越大，從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的中央軍校教育長

，而第四路軍總指揮，第九集團軍總司令，湖南省政府主席，蔣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，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兼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長，西北行轅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，最後是西北軍政長官。在這長長的廿多年中，有關他的各種各樣善「擦」的故事到處喧騰，他的無能、缺德也幾乎盡人皆知，下面且說一個小故事和一個大故事：

讓酸水自乾非等閒人物

抗戰期間，張治中偕同蔣經國先生經過廣西省會桂林返回重慶，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先生夫婦，請他們吃飯，白崇禧將軍夫人馬珮璋女士等作陪。廣西不尚奢華，先上席的小菜，是家家都備有的酸辣椒。這種酸辣椒在泡進醃鹽之前，都先用針在上面刺一些洞，以利酸水滲入而能早熟。黃夫人宋綠蕉女士受教育不多，而黃旭初先生一貫懼內，所以黃夫人任何時候都是大喇喇的。

當天剛一坐定，黃夫人便取了席上最大的一個酸辣椒，大咬一口，辣椒裡面的一包酸水，頓時從諸多小洞口射了出來，主客張治中、蔣經國臉上都沾了不少。經國先生當時還年輕，也不多說話，就自願自把酸水抹去，張治中則若無其事，談笑自若，黃旭初先生雖然一臉尷尬，但並未採取任何行動，黃夫人則根本不以為意，繼續大咬酸辣椒。罷席之後，有人稱道張治中好修養，有人則說張某比「唾而自乾」更進一層，他能讓酸水自乾，真不是等閒人物。



②右二起：張治中、毛澤東、赫爾利、周恩來在美軍駐延安觀察組門前留影，右為朱德。

①張治中（右）代表國民黨在「整軍方案」上簽字。



放火燒長沙事先未查證

抗戰中期，張治中被發表為湖南省主席，上任伊始，他揭發所謂「兩大方案」，要如何一新湖南面目。湖南當時已是接戰地區，日軍在省境進出，在這種時候談「建設」根本就言不及義，但張某為求坐穩位子，還是吹得津津有味。湖南省因為一貫讀書人多，省民多很自負，「唯楚有才」的觀念是很深入而普遍的，張治中以安徽人而來任省主席，不知多少人等著笑話，而張則一心想求表現。終於機會來了，忽有一日，民間傳聞敵騎已離省會長沙不遠。那時中央確有「不讓有任何物資資敵，必要時實行焦土抗戰」的原則性提示，稍有頭腦的人必能了解，所謂「焦土抗戰」，必待敵人已至方才實施，否則空耗本身戰力，焚卻百姓家業資財，對抗戰有何助益？可是張治中得了消息之後。對於這種天大的事竟不查證，當即下令長沙警備司令豐悌，要他會同並督率湖南省會警察局長文重孚、保安團長徐昆，立刻焚城，將一座有二千多年歷史的名城長沙，燒了個片瓦不留。

卸責諉過誘人頂罪

焚城之後，才發現日敵並沒有來，傳聞只是謠言。於是群情激憤，輿論譁然，張治中知道闖了大禍。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在震怒之餘，下令查辦失職人員。張治中很清楚，本案不涉則已，一掛上姓名，必是死罪，任誰也不會再有「記槍斃一次」的機會與幸運了。張治中畢竟是張治中，

他先把承他之命焚城的豐、文、徐三人找來，情辭懇切地說，焚城的事委員長已指示交付軍法審判，結果會有兩種，第一種我們四人一道死，第二種是我們四人一個不死，你們選那一個？三人當然選「二不選一」。張治中道是選一的話，你們就是把是我下的命令供出來，四人一道上法場；選二的話，你們供認是自己「益令」行事，我在外面替你們奔走打點，待委員長氣過之後，自然沒事的份量，事情絕對打下來。張治中就憑他一條三寸不爛之舌，居然把三個根據他的命令焚城的軍官唬住，在軍法會審時替他撒得乾乾淨淨，為的是期望張某能替自己「奔走打點」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

三顆人頭萬古冤

殊不知張治中才沒有，也不會為豐悌等人「打點」，他在確知豐悌等在受審時沒有提到他之後，就自願自安排後路去了。豐悌等三人直到上刑場，才知道上了張治中的大當。可是，憑三個死囚，能扳得轉大勢嗎？然而，騙得了三人納命，怎騙得了三湘百姓！悠悠之口是防杜不了的。張治中毫髮無傷離開湖南任所時，湖南人送了他一幅帶橫額的對聯，文曰：「治績如斯，兩大方案一把火」，「中心何忍，三顆人頭萬古冤」，橫額則是「張惶失措」！對聯確是工整，「張治中」三個字分嵌不同部位，得當極了！

一個方面大員臭到如此程度，可是由於「擦功上乘，無與倫比，他還是照樣升官，而且被

視為「能員」，最後連跟稱兵作亂的共產黨「和談」，也派他當首席代表，送他一個去當「長樂老」的機會。行文至此，深覺我們當時的最高當局，是忠厚過頭了！此無它，君子可欺其方啊！

腳踏兩條船有奶便是娘

張治中對共產黨有興趣，倒不是民國卅八年我們政府出現敗象才開始的。張死之後中共為他發的新聞，及後來的幾種文書，都聲稱張在廣州黃埔軍校時，就曾跟當時的政治部副主任周恩來（主任是戴季陶先生，但很少到公，周是實際上的代主任）接頭，要求參加共產黨，周面允將張的要求上報「組織」，後來告訴張，共產黨和國民黨有約定，互不吸收高級人員，「稍待適當時機，並且，中共保證今後一定暗中支持你，使你的工作好做。」（引號中的話是周恩來的原話，在中共出版的幾種史料中都同樣引述。）但是，張對共產黨有興趣，是不是出於對共產主義有興趣、有認識所致，則大有疑問，從張某一生的表現，我們似可假定他是從那時起便有意腳踏兩條船，以「有奶便是娘」的人生觀過一輩子。

貼上毛澤東跟定共產黨

張與毛澤東直接發生關係，是抗戰勝利後的事，那時中共經過八年抗日戰爭期間，以「一分抗日，二分應付，七分發展」的策略，坐大到可與政府分庭抗禮的地步，造成國內危機四伏，內戰一觸即發的險惡局面。當時最高當局不知基於何種考慮，竟把跟中共打交道這個極重大的責任

①



①右二起：張治中、傅學文、郭沫若、邵力子、張瀾、右為毛澤東。

②左二起：張治中、毛澤東、陳誠、陶行知、左為于立群。



②

，交到了時任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的手上。這一來張某真是如魚得水，他跟共產黨的關係等於備了鐵案，任何人也奈何不得他了。

卅四年八月廿八日，張治中承命會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，前往延安，接中共首領毛澤東，到重慶跟蔣委員長直接會談。毛澤東到重慶後，張以「確保毛的安全」為名，竟將毛安頓在自己的住所「桂園」中下榻，毛吃、住、會客、辦公都在那裡。這個安排引出了許許多多的離奇故事，包括張的某一女兒跟毛的苟且。當然，這種「捉姦捉雙」的事僅憑耳聞不能認真，但是從近日由毛廿多年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具結指證的毛某「獨沽一味」的怪癖，人們又不能不信當日張公館那些桃色新聞絕非空穴來風。數年前有一位自稱是張某女兒而定居於夏威夷的女士，忽然躍出對這些傳聞「闢謠」，那真是不關還好，一關之下，許多以前沒注意這件事的人，也對此想入非非去了。真是不幸！

三上延安心思難猜

那一陣張曾命三上延安，但是以他的心態，他究竟代表那一方面，真是難猜。甚至他為配合他的大動作而搞的一些小動作，都暗有向中共獻媚的意味，而且毛澤東曾私下就此向張點出。據中共所編「毛澤東和他同時代的人」一書所載，張、毛於卅四年十月十二日，在延安同車往飛機場途中，有這樣一段對話：

毛：「你為和平奔走是有誠意的。」
張：「何以見得？」

改掃蕩報名用了邪心思

毛：「你把『掃蕩報』改為『和平日報』就是一個例子。掃蕩報是你們在江西圍攻我們時辦的，你改它的名字，一定很有些人不贊成的。」

張：「真佩服你的細心和誠摯。」

由此可見，張治中在更改當日的軍委政治部機關報「掃蕩報」（即今天的「青年日報」前身）的名字，真是用了心思的。那時周恩來掛名政治部副部長，以周的精狡，當然摸得清張某的心路，這個背景資料應是周報於毛無疑。毛在送張回重慶的途中特予點破，當然是表示領情，及知悉張治中的某種暗示。

卅五年三月一日，張治中作為我政府代表，與共方代表周恩來，一道陪同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赴延安，當晚張在中共中央舉行的歡迎會上致辭，有一段是：「你們將來寫歷史的時候，不要忘記寫上『張治中三到延安』的這一筆，中共高階層立刻又領悟到這是張某投來的另一媚眼，他們覺得：『這話預示中共將在內戰中取得勝利，因為只有勝利者才能寫歷史』。因而，『張的這幾句話，贏得全場熱烈的掌聲。』

甘為奸佞處處邀功

可見，居心做貳臣的奸佞，每一個小動作，每一句關鍵性的話，都是一個小小的「埋伏」，到某一時刻是會提出來邀功請賞，叩求本利的。真所謂「功不唐捐」啊！

卅八年元月廿一日，老總統蔣介公宣布下野

，將職權交副總統李宗仁代行。李氏有心與中共謀和，請出有「和平將軍」之稱的張治中做首席代表。那時候國民政府在大陸上確呈大勢已去的傾向，張治中可能是一心以為鴻鵠將至了。當年四月一日，張治中所率代表團抵達北平，與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談判。間歇中毛澤東請張吃飯，飯中有以下一段悄悄話：

張：「今後是你們執政了，你們怎樣做？」
毛：「不是的，我們大家來做的，大家合作的！」

周恩來：「今後不是一黨專政的政權，而是民主聯合政權，各黨各派都可以參加。」

搖尾乞憐索取殘羹

這些話絕不能從字面上去看和理解，它分明是話中有話的。只是高手過招，似虛而實。張在此的本意，分明是搖尾乞憐，試探毛澤東在大陸奪權成功之後，有無殘羹可予分享？毛、周則是順水推舟，示張以不止有冷飯可吃，弄得好還有豬頭皮呢！

拒返南京轉換戲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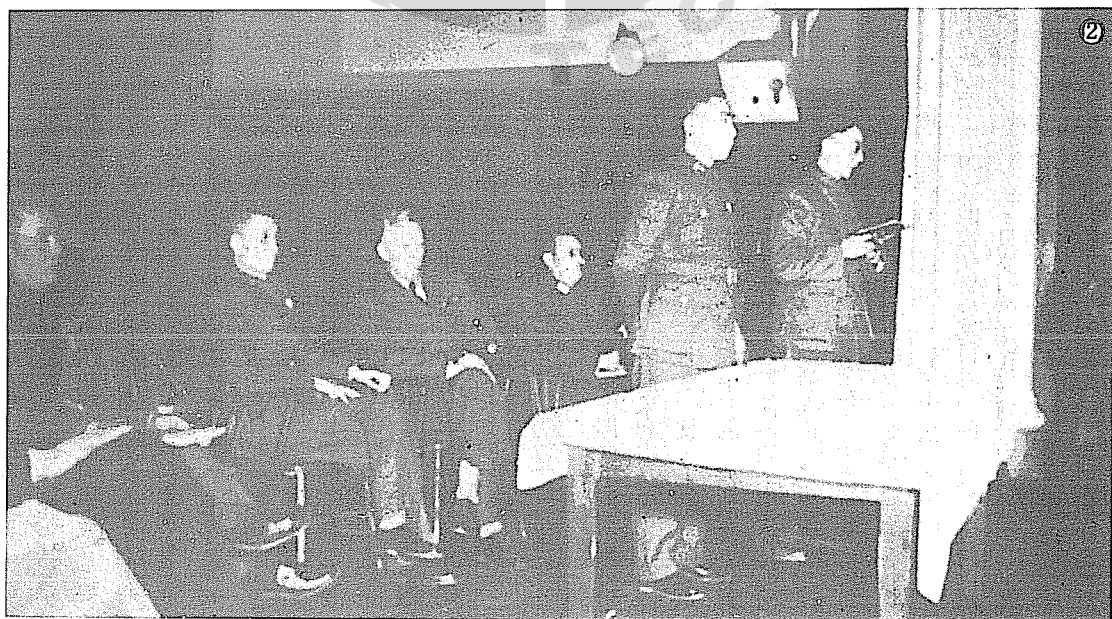
後來張治中等「和談代表」，在北平跟中共弄出一個以中共所提的所謂「八項條件」為基礎的「國內和平協定」，荒謬透頂，為李宗仁集團中掌握實力的白崇禧將軍堅決拒絕，李宗仁不敢擅專，遂未簽字。張治中等做為專使，無論如何應返回南京向政府覆命。可是，張某竟開古今歷史先例，居然拒不奉召，就此留在北平，向毛澤

①



①張治中（右）與董必武（左）晤談時合影。

②1946年時張治中（左二）與右二起周恩來、葉劍英、馮歇爾等人合影，左為鄭介民。



②

東叩首稱臣。自那以後，張某就正式換戲台，在中共那邊搭班演出了。

俗語有云：「狼到那裡都吃人，狗到那裡都吃屎。」話雖粗鄙，卻並非虛妄。張治中的「擦功」，很快就北平政權中顯現出來，把毛澤東「擦」了個舒舒服服，換得了他後半生的「榮華富貴」。由於史料甚多，而且因中共的「開放」而愈來愈多，本文只能撮其「精華」，奉請讀者品味。

發表聲明投靠毛澤東

民國卅八年六月廿六日，張治中在北平發表「對時局的聲明」，把中國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罵得一無是處，而將中共捧到了無善不臻的九天之上，並「號召」所有反共人士放棄抵抗，都走他的路子。那時中共政權尚在籌建階段，對於剛卸下「和談首席代表」職的張某這一聲明，自不平等閒視之。為發生唱和作用，毛澤東親自執筆寫了一篇「評張治中聲明」，以「新華社評論」的名義，刊於同一天的「人民日報」。張在新環境下往毛身上貼的苦心，算是有初步回應。打從那開始，毛在茶餘飯後，也就會找張聊上幾句。據說是「要從右派朋友身上摸些情況」。這對於張，則是得其所哉。

中國人玩政治，多以中國兵法為指導，所謂「能而示之以不能，近而示之以遠」，即「以退為進」是也。張治中當然是個中高手，在毛、周之前求晉身階時，如果表現得猴急，漫天開價，那絕對招來「落地還錢」的後果，那張治中就不

成其為張治中了。請看中共的官書，對那時張與毛、周對談的一條記載：

求官謀權以退為進

「有一次，毛澤東在和張治中談話時，希望張參加中國人民政協，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職務。張治中說：『過去一段的政府是我們負責的，今天已失敗了，成為過去了。我這個人也應該成為過去了！』毛澤東笑道：『過去的階段，從你發表了聲明，就等於過了年三十，今後應該從年初一做起嘛！』周恩來則說：『你還是封建道德，你為什麼不為革命事業著想？』毛澤東、周恩來的關懷，對張治中的思想轉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，他終於振作起來，同毛澤東、周恩來積極合作。」

老狐狸對老狐狸

這真是活靈活現的老狐狸對老狐狸的把戲，但張治中竟把「求官記」轉成了「顧茅廬」，這就不能不叫人佩服他的功力。當然，那時張尚有某些條件，讓毛、周覺得借重他比較合宜。請看同書的另一記載：

為共軍去電招降陶峙岳

「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，毛澤東找張治中商談和平解放新疆的事情，希望張給新疆的國民黨軍政負責人去電，要他們起義。毛說，從新疆了解到的情況看，在目前的形勢下，只要你去電，他們一定會照辦的。張治中遵照毛澤東的指示，

立即給中共在伊犁的負責人鄧力群發去電報，要他轉告陶峙岳和包爾漢主席，（按：陶時任國軍新疆警備總司令，包為我新疆省政府主席。）要陶、包正式宣告與廣州政府斷絕關係。鄧力群將張治中的電報轉給陶、包後，陶峙岳率部宣布起義，新疆和平解放。為此，毛澤東親自授予張治中、陶峙岳一級解放勳章。」

張治中這筆買賣，輕輕巧巧，就把新疆賣掉了。但是，政治上若只有一筆買賣的本錢，後市是無法看好的。張治中稍一盤算，就想到了「臺灣」是一條可釣中共胃口的長線。他在國民黨體系裡混了幾十年，內而「侍中」，外曾封疆，關係自不在少，中共對這點也是知道的。於是：

賣掉新疆再打臺灣主意

「一九四九年冬，張治中即向毛澤東建議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贊同張的意見，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一日，毛給張的電報中，（按：張當時已就任中共的「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」，駐蘭州。）對他為和平解決臺灣問題進行的工作，寄予很大的期望。電報說：『極感盛意，先生現正從事之工作，極為重要，尚希刻意經營，藉收成效。』於是張治中為此（按：指在臺灣勾串叛逆。）做了大量工作。」

張某的這個買賣是可長做的，只要中華民國政府存在，只要國民黨在未淪於中共的國土上繼續執政，張某就可以買空賣空，在中共下面吃香喝辣，並且跟毛、周直接勾扯，禿子借光，儼然大頭。

臺灣安定把戲難玩

但是，蔣介公領導的中國國民黨，播遷臺灣之後，痛定思痛，已非大陸失敗前夕的百孔千瘡，任人瓦解了。張治中雖秉承毛澤東的意旨，「刻意經營」，也弄不出所以然來。這樣當然造成他在中共方面的信用危機，長此下去，也會沒有他的戲分。於是，這位毛澤東口中的「文白先生」，就不得不另挖心思了。

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，張治中將他的「自我檢查書」，和他一九四九年冬六十歲時口授成文的「六十歲總結」，寄給毛澤東，請求「指教」。張的目的何在，明眼人一望而知，他不過是藉藉這種中共體系中流行的手法，突顯自己的「進步」，以激得毛澤東的重新垂青而已。果然，張這一手觸動了毛澤東的某一根神經，毛竟於當月廿二日給張治中回信，文曰：

「一口氣讀完了『六十歲總結』，感到高興。我的高興，不是在你的世界觀方面，在這方面，我們是有距離的。高興的是在作品的氣氛方面，是在你還有向前進取的意願方面。我猜想，這一年多的時間內，害苦了你，一個老人遇到這樣的大風浪。這種心情，我是理解的。」

可以想見，這正是張治中所希冀的回應。因為這表明他還有進一步與毛澤東對話、「請教」的可能性。如果毛澤東的回信只是幾句官僚文章，那就不是張治中所期待的了。

果然，張治中在毛澤東身上的功夫，有了收穫！

「這年夏天，毛澤東和張治中同在北戴河避暑。有一天，毛澤東請張治中一家人到他的住處吃飯、看電影。毛問張：『我想到外地視察去，你可願同行？』張說：『能夠有這個難得的機會，那太好了。』」

粘上毛澤東大顯擦鞋功

這對張治中而言，真是「那太好了！」因為一趟多日同行，他的「擦鞋」絕技就大有發揮的可能和機會，兩人不粘在一起，「擦」得不見瘡癢，那功力就顯不出來了。

「在旅途中，張治中間毛澤東：『你在五月廿二日給我的信中說，我們在世界觀方面有距離，指的是那些地方？』毛說：『你在『六十歲總結』中曾說，自己對階級鬥爭的觀點是模糊的，而在今年所寫的『自我檢查書』上怎麼沒有提到？你對階級鬥爭沒有搞清楚吧！』張治中解釋道：『六十歲總結中是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四八年時期的思想，一九四九年居留北京後，通過看報、聽報告，又讀了馬、恩、列、斯和您的好些著述，我初步認識到階級鬥爭的必要性，所以才把過去的缺點、錯誤檢查出來，如果對階級鬥爭毫無認識，那就檢查不出來了。』毛澤東一邊點頭，一邊輕輕地「噢」了一聲，露出滿意的微笑。

打蛇隨棍入木五分

張治中逢迎毛澤東的這一手，叫做「打蛇隨棍上」，多麼細膩，「擦」的輕、重拿捏得真是

入木五分以上。要知道，世界上見諸文字的能讓毛澤東在上開動作之下，「露出滿意的微笑」者，僅此一人而已！

輕輕一點老毛窩心

同樣是在這次隨行旅途中，張還另有兩手，「擦」得令毛窩心的。因為毛確實勤讀，自命博覽群書，在這上面給他送高帽子，輕、重都不易討好。張治中則是輕輕一「點」，就弄得毛大為受用，請看：

「專車在行進中，張治中到毛澤東的座車上去，看到毛正在聚精會神地看書。便問：『這是什麼書？』毛答：『這是關於冶金工業的書』。張詫異地問：『您也鑽研科技？』毛說：『是啊，人的知識面要寬些。』」

好一個「詫異地問」，那神情躍然紙上，從這上面引出毛某自負式的回答，就不致顯出毛的淺薄好褒，而張的五體投地之狀，也就顯得發乎自然了。

「到安徽視察時，毛澤東一住下來，就向當地借來好些書。張治中到毛澤東房裡，看到這些書就問：『這是從北京帶來的嗎？』毛澤東說：『不，這是剛借來的。』」

那些書是線裝的安徽省誌。張治中跟毛澤東從北平一道出發，而且已跑了好幾個省分，他會不知道毛有沒有從北平帶安徽省誌出來嗎？他沒話找話說，為的就是滿足毛的自負心理，等閒之輩是萬想不到由這裡下功夫的。

「毛澤東愛讀『楚辭』，並蒐集了不少版本

。在合肥時他問張治中：「你讀過楚辭嗎？」張答：「未讀過！」毛說：「那是好書，我介紹給你看看！」。

以張治中的出身環境及社會閱歷，很難相信他沒有讀過楚辭。但是，他深知毛澤東自命天下第一的習性，如果回答毛澤東以「讀過」，那就

不懂是個不懂謙卑的問題，而是有分庭抗禮的潛意識流露了。因此他脫口而出「未讀過」，這較之於回以「讀過」，是差了多少呢？這就是「擦」功啊！

揚周抑林違逆當道

遍查中共所發布的有關張治中的文字，只有一句在當時算得是有點「反潮流」色彩的話，但是否真有其事，尚待考證。據張的秘書說，在「文化大革命」初期，林彪以中共的「副統帥」而位在周恩來之上的時候，秘書與張同看電視，有林、周同時出現，而周顯然居於林下的鏡頭，秘書問張：

「林副統帥比周總理如何？」張曾答以：「那怎麼能比！」居然露出揚周抑林的意思。如果這個問題屬實，可能是張一生之中，僅有的違逆當道的言語了。

備受庇護臨死一擦

張治中死於一九六九年，那時正是「文革」高潮。他在「文革」中屬於毛澤東下令特別保護不許衝擊的十幾個「民主人士」之一，把他們藏在共軍的總醫院的病房之中，不使「紅衛兵」、「造反派」騷擾。這較之於被活生生弄死並家破人亡的萬萬千小「民主人士」及平頭百姓，無疑已是天高地厚了。張死前遺書對毛澤東表示感謝，並「祝願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！」這種應景的套話雖然粗糙，但對於張的苟活中的後人，仍不無庇蔭作用，這也就是張治中的最後一「擦」！

註：文中所有引文，除註明出處者外，都出自「紅旗出版社」所編「毛澤東的人際世界」一書，但其它多種中共所出的毛澤東起居注類的書籍，也有很接近的記載。



一九四七年張治中（右）到新竹拜訪張學良（左）時合影。